甘肃陇南建设“乡村大数据”系统

“高大上”科技变身农民“掌中宝”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韩县银

乡村治理新元素

针对农村青壮年“不在村里在群里”的特点以及传统的管理方式“够不着、管不好”等问题，甘肃陇南2017年7月正式开发上线“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该系统把宣传、基层党建、综治维稳、民族宗教、群团、扶贫、民生等职能下延到每一个村和70%以上的家庭，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从中获益

陇南市武都区鱼龙镇瓦房村村民在进行“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认证。 肖 红摄

“以前办个事情，费时费力，有时还要看‘脸色’。现在好了，通过‘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好多事自己就能搞定。”自“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上线运行以来，甘肃陇南市康县城关镇冯家峡村村民冯宝贤亲眼见证了村民们从认证进平台、到活跃在平台、再到有事找平台的全过程，也切身感受到了系统带来的便利。

“村上自来水出现问题，村民们通过平台‘领导信箱’写信反映，及时得到回复解决；村里的好人好事通过平台发布，形成了村民们相互学习的良好氛围；村里的土特产、用工信息等在平台发布，为村民们提供了了解信息、增加收入的新渠道……”

通过“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受益的不仅是冯家峡村的村民。这个系统设置1个陇南市市级门户、9个县级门户、199个镇（街道）级门户、3288个村（社区）级门户，相当于一次性为全市的县区、乡镇、村（社区）都建立了移动互联网门户，把宣传、基层党建、综治维稳、民族宗教、群团、扶贫、民生等职能下延到每一个村和70%以上的家庭，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都能受益。

据了解，从2017年7月底试点开始至今，陇南全市已有70多万人认证运用“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大数据”不再遥远神秘，“高大上”的科技已成为服务陇南乡村发展的“掌中宝”。

挖掘“互联网+”运用新领域

提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2013年，陇南市委、市政府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发展战略突破之首，在全市强力推动。之后，电商在陇南迅速崛起，并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创造各种奇迹：荣获“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被命名为全国唯一的“电商扶贫示范市”，被确定为第三批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陇南分享了互联网“红利”，成为时代的受益者。

市委书记孙雪涛告诉记者，“大数据是大战略、大机遇、大红利，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手段。新形势下，如何应对大数据的异军突起，让大数据为我所用，为大家所用，必须深入研究，必须全面部署，必须各级联动。”调研、分析、探讨，陇南市委、市政府立足当地实际，积极寻找突破口。

陇南的城市化率只有30.2%，将近70%的人口是农民，当前大量农民外出务工，青壮年呈现出“不在村里在群里”的特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急剧变迁，人口快速流动，传统的管理方式出现了“够不着、管不好”等问题；陇南贫困面大，农村信息闭塞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等等，如何结合实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基于种种考量，借助发展电子商务的经验，陇南形成了开发“乡村大数据”建设的基本思路。

“开发‘陇南乡村大数据’，是提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实践。”陇南市委宣传部长李兴华说。

让大数据“接地气”

推动大数据与群众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等相融合

打开“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精准扶贫、基层党建、办事指南、乡村微店、本地服务、地方特产、领导信箱、法律服务、农技交流以及各县区板块等清晰明了。

“系统上线以来，我们已接收并回复了10多条法律援助信息。”陇南市成县司法局“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管理员王京告诉记者，目前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通过“法律服务”栏目咨询办事。

“系统整合了成县法律援助中心和甘肃同谷律师事务所等众多部门资源，村民有法律难题不用出家门，通过系统就可以得到回复。”王京说。

“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从自上而下提供政策信息和服务、自下而上收集掌握社情民意、横向贯通提升村民自治能力三个维度，打造网上政策传播、宣传引导、便民服务、民意收集、舆情分析、村民自治、群众监督、留住乡愁、产品推介9个平台。

“‘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使‘高大上’的大数据技术‘接地气’，推动大数据与群众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等相融合，在润物无声中实现开发初衷。”陇南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陈俊说，通过系统，陇南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同时“破”掉部门间各自为政的条条框框，建立数据互联互通、充分共享的新体系。

有事找系统渐成新风尚

陇南农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大数据”带来的便利，有事找大数据系统逐渐成为新风尚

对康县王坝镇左家庄村驻村干部段清来说，当前除了自身负责的各项工作外，时刻关注村民们学习使用“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也成了一项日常工作。

“相当于建设了一个‘网上村庄’，村民们在上面交流、学习，村干部也会把村上最新开展的各项工作发在里面。”段清说，目前，左家庄村128户已有178人注册认证。

从2017年7月“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正式开发上线，陇南市按照每户至少一人确定认证的目标，组织乡村干部进村入户，手把手指导群众认证使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市认证用户达到70.9万多人，占总人口的25%，覆盖70%以上家庭，有智能手机的家庭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访客数达到454万多人次，每天产生的信息量在10G以上，运行非常活跃。

“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乡村大数据平台上传了自家鸡蛋、松花蛋等产品的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人打电话来咨询。”

王小芸是成县小川镇小川村养殖大户，几天前，她通过“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卖出鸡蛋2000余斤。“以前都是我跑里跑外联系买家，现在好了，通过这个平台的宣传展示，变成了买家主动找我。”王小芸说。

能用、好用、实用是村民们运用“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的一致反映。系统在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作用也逐步发挥出来。

陇南农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大数据”带来的便利，认证在系统、活跃在系统、有事找系统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

陇南市徽县干部进村入户帮助村民使用大数据系统。 （资料图片）

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湖北京山县股权分配因村施策

“得到村民认可最重要”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丁 欣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是湖北重要的农业基地。2015年，京山县被确定为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县。

近日，新市镇城畈村2组村民吴大瑞在京山县新市大道散步时总是要留心路边店的生意，“前阵子道路改造，门店暂停营业，这几天重新开张了，来看看生意怎么样。”吴大瑞一家5口持有城畈村集体经济239股，是这些商店的股东之一。

城畈村地处城郊，近年来随着县城发展扩规，村集体经济也逐步壮大。“村里有制衣厂、纸箱厂等25家企业，都外包出去了，还有89个门店，年租赁收入300多万元。”城畈村党支部书记庹大明说。

不过，农村集体资产长期以来基本由村委会打理，名义上村民“集体所有”，实际上却“人人无份”。权属模糊、产权虚置如何破解？

变资产为股份。京山县因村制宜，探索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新模式。以经营性资产总量较大的城中村、城郊村和园中村为试点，将集体经营性资产转换成股份资本，按一定标准将股份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组建股份合作社统一营运。

“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为实现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开辟一条新路。”京山县县长魏明超说。

关系厘清了，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壮大了。京山县农村资产经营管理局局长李敬东介绍，改革完成当年，京山县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9787.28万元，比改革前增长28.6%，城畈村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达到16766.35万元，比改革前增长49.16%。

城畈是一个村居合一的社区，一块牌子，两套班子。22886位社区居民中只有1756位城畈村村民。谁来分享改革蛋糕？

“村集体经济发展大都来源于土地收益，参改人员界定自然也依照土地政策而定。”庹大明说。城畈村把合作化时期有未入社，一轮承包、二轮延包有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家庭承包后有未缴纳农业税、特产税和“三提五统”等作为依据进行界定。

最终，城畈村“原始股”发行对象锁定为两类人：一是1982年分田到户的在册人员；二是1983年至2000年，户口在本村且缴过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的人员。对于娶进的媳妇、出嫁的姑娘和收养的子女等特殊情况，城畈村实行新人新办法。

开发区八里途村的情况更为复杂。“我们村经济发展不平衡，每个小组的情况都不一样。”该村工作人员王耀忠说。村里清人分类实行“两步走”。首先各小组按照各自的情况，以组为单位，清人分类，然后以村为单位再次清人分类。

“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条件，是改革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根据实际情况，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认定方式。”李敬东说，“最重要的是得到村民认可”。

村集体资产是多少，分到个人手里有多少，这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而庹大明最关心的是怎么分？

2016年6月30日，城畈村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对村级资金、资产、资源进行清理核实，实行台账管理。“根据清理，全村可量化经营性资产1.57亿元。”庹大明介绍。

家底摸清后，村里配置了集体股和个人股，其中个人股占95%。最终，确定全村共有股东1815人，配置股份49116.5股，每股可量化经营性资产3043元。

股权分配，讲究“一碗水端平”。城畈村实行“分时分段节点配股”，对1982年前在本村出生的老户，每人配置20股基本股，1983年后出生的村民则不享有这部分股份。

“我们在此基础上还设置了农龄股，体现高龄农民的贡献价值，劳动年限越长，成员所持股权的份额越多。”庹大明介绍，股改过程中，曾召开村民代表大会60余次，小组会议200余次，小范围户主会上千次。

“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权责对等、群众认可”，在股权配置关键环节，京山县将股权类型、配股方式交由各村民主议定，充分吸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切实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和决议权，最终实现股权改革的惠民目的。

“股权改革为农民，家家户户把股配，每年红利账上汇，心已醉！”在城畈社区流传的三句半，反映了农民对股权改革的欢迎。“让农民成为参与者和受益者，实实在在地提高获得感，改革就能取得成功。”魏明超说。

京山县钱场镇盛老汉土地股份合作社分红。 （资料照片）

上海首次推出土地进行农业招商

让“地”和“人”精确匹配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上海崇明农业招商推介会上获悉，上海推出5万亩优质土地对外招商，希望引进一批优质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这是上海首次推出土地进行农业招商。

乡镇完成了农业用地流转，腾出的大片土地想找“高端”农业经营主体接手，可符合要求的经营主体很难找到；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有资本的“新型农民”想去郊区找块良田一展身手，可找到的要么是零星小块的土地，要么就是压根找不到地。怎么破解这种困局？上海崇明将建立全区农业土地信息发布平台，面向全国发布土地招商信息，同时建立土地招商目标企业库，让信息动态更新，并面向全球开展农业项目招商引资，让“地”和“人”能精确匹配。

“农业”二字，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和“招商”搭不上边。记者了解到，以产业化思路开展农业招商，是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新举措，有助于加快引进符合崇明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方向的优质项目和优质经营主体。崇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化’和‘生态建设’并不冲突，搞生态建设不等于原始的、不发展的状态。世界级生态岛的农业需要一流的农业高手来打造，区里集中推出土地，在更大范围内广纳农业项目和人才，正是‘世界级’的最佳诠释”。

本次招商推介会推出的5万亩良田中，500亩以上规划土地2.25万亩，百亩以上土地1.15万亩。在政策扶持方面，崇明将30亩以上农用地的流转管理统一集中到区级层面，通过公开交易平台统一发布招租，让投资者有更多选择空间，30亩以下农业用地的流转管理由乡镇审核并报区农委备案。同时，为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减轻投资者进入高标准农业生产领域的压力，由区里全额出资建设玻璃大棚等农业设施，租赁给经营主体运营；对拟进入崇明发展农业、符合崇明农业发展方向的经营主体，崇明区农委等相关部门将进行跟踪服务和动态管理，实行“一案一策”，确保经营主体精准落户；对引进的国内外优质知名企业提供持续优质服务，区里帮助拓展项目的休闲观光功能，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发展。目前，崇明全区农村土地规范流转面积达到44万亩，流转率77%，规模化水平正在逐年提高。

此外，崇明正着力建设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通过物联网、智能管控等技术，把农业投入品监管、农产品价格采集、农业基地建设等实时数据纳入大平台，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点评

农村的事由农民商量着办

□ 农 兴

湖北省京山县的改革做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对股份合作社成员具体股份的确定方式和程序。比如，城畈村对1982年前在本村出生的老户，每人配置20股基本股，之后出生的村民不享受。还设置了农龄股，劳动年限越长，份额越多。在股权配置环节，当地将股权类型、配股方式交由各村民主议定。城畈村曾召开村民代表大会60余次，小组会议200余次，小范围户主会上千次。这显示了改革的原则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针对集体成员身份的认定，国家并没有出台统一规定，只给出了指导意见。《意见》对确认成员身份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以及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3个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

农村的事情要由农民商量着办。目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还面临一些难题，或者缺少法律规定，或者没有明确政策，需要通过试点来找答案。按照中央精神，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当前在农村矛盾中不少是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只能通过民主协商解决，而不能搞硬性规定。

从数据来看，首批改革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果。29个试点县共量化集体资产879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676.8亿元，占量化资产总额的77%。截至2017年底，29个试点县集体资产总额1319.7亿元，比改革开始时增长17.2%。2015年以来，29个试点县的集体经济组织累计股金分红达183.9亿元，其中2017年当年分红63.7亿元。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20 印完时间：4:45 本报印刷厂印刷